

〈宋搨夫子廟堂碑〉相關考

洪禎蔚

清金石學家翁方綱曾於《唐碑選目》〈孔子廟堂碑虞世南書〉評述如下：「此碑初成時，太宗賜以王右軍會稽內史印，亦唐楷之冠也，而真本不存久矣。今惟宋時翻刻陝石本以圓潤勝，又城武石本以秀勁勝。二本並宜參酌學之。虞書石刻世間止有此一碑耳。」可見得此碑的推崇評價。雖然相傳虞世南書碑不只此碑，但卻是楷書重要代表作。唐石真本與陝西本、城武本為何種關聯？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未曾被注意的〈宋搨夫子廟堂碑〉，除了為大興儒學關鍵時間點的重要文物之外，其搨本之複雜，正如同筆者對此碑的一個好奇，在古人的文字中尋找疑問，在實際的作品中探求精神，便是筆者於此篇想探求的。

唐楷代表

虞世南（五五八～六三八），字伯施，越州余姚（今浙江余姚）人，生于南朝陳永定二年，卒于唐貞觀十二年，享年八十歲。唐初為弘文館學士，官至秘書監永興公，故世人稱他為虞永興。虞世南善書，得王羲之（三〇三～三六一）七世孫僧智永（生卒年不詳）傳授書藝，繼承二王傳統，外柔內剛，筆致圓融，沖和而有遒麗

之氣，著有書論《筆髓論》。他的書寫精神於《筆髓論·契妙》有清楚的敘述：「欲書之時，當收視反聽，絕慮凝神，心正氣和，則契於妙。心神不正，書則欹斜；志氣不和，字則顛僕。」強調心神統和、心手相應，虞書雖溫柔秀氣，但骨氣不減。

唐太宗（五九八～六四九）重書法，獨愛王羲之，虞世南之書受重視也是理所當然，唐太宗稱其有五絕：德行、忠直、博學、

文詞、書翰，是個人品內涵與才能兼具之人。唐太宗相當倚重，虞世南生涯仕宦最為顛峰之時，也是貞觀之治的盛世。

虞世南在世橫跨南陳、隋、唐、隋代雖然短暫，卻是整合了北朝雄放書風與南朝俊秀柔麗氣質，繼往開來不可或缺的過渡時期，故王振遠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提及「歐（陽詢）、虞（世南）諸人皆由隋入唐，頗受時風薰染，在隋碑的基礎上開

創唐楷的新面目。」（註二）《金石史》亦云：

「唐書法以歐虞並稱，然前人云，歐若狂將深入，時或不利，虞若行人妙選，罕有失詞，又虞剛柔內含，歐筋骨外露，君子藏器，以虞為優。」清孫承澤（一五九二～一六七六）《庚子銷夏記》卷六〈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〉，亦描述此碑唐拓本「今觀此本，珠圓玉粟，神采照映，信為千秋至寶。」虞世南是南派書法的代表，本作品〈夫子廟堂碑〉即為虞世南少數碑碣的唐楷代表作。

儒學的提倡與立碑年代

唐高祖（五六六～六三五）因見證了隋代的衰敗，引以為鑒，頗好儒臣。儒學可以正君臣，明貴賤，美教化，移風俗，更於武德二年（六一九），詔曰：「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、孔子廟各一所，四時致祭。」（註三）至唐太宗上位後承接，設置弘文學館，大徵天下儒士，以為學官。〈夫子廟堂碑〉的設置，即是提倡儒學背景下產生的書法作品。為了宣揚儒學思想，於唐貞觀初年（六二七）在長安國子監立

孔子廟堂之後，將奏請孔廟修建經過、孔子聖德和歷代儒學興廢之影響記錄立碑，作為永久流傳以茲紀念。

〈夫子廟堂碑〉又名〈孔子廟堂碑〉，傳世有數種，如〈唐益州府學孔子廟堂碑〉、〈唐襄州孔子廟堂碑〉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唐虞世南所書，一般談及此碑大多指此本。雖碑文內容記有：「武德九年（六二六）十二月二十九日。有召立隋故詔聖侯。孔嗣哲子德倫。為褒聖侯。乃命經營。惟新舊陞。萬維斯建。」及虞世南的時任官職「太子中舍人」確實易讓人誤以為是此時建造。但據王澐（一六六八～一七四三）《虛舟題跋》卷四〈唐虞世南孔子廟唐碑〉：「然考舊史，世南當太宗為太子時，遷太子中舍人，及即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，此碑但書太子中舍人著作郎無弘文館學士，蓋由史誤。七年（六三三）轉秘書監賜爵永興縣子，而謝表仍稱太子中舍人著作郎。」雖然虞世南於同年唐太宗即位後兼任弘文館學士，但依據《虛舟題跋》記載貞觀七年升官又封爵，謝表仍使用太子中舍人著作郎之自謙習慣推測，虞氏用此職名的時間不一定就

限於唐太宗即位前的武德九年。

又《舊唐書》〈儒學傳〉記載：「貞觀二年（六二八），停以周公為先聖，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，以宣父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，大徵天下儒士，以為學官。」（同註二）「宣父」為當時孔子的追諡尊號，沿用至宋元。且《唐會要》〈褒崇先聖〉記載貞觀二年十二月尚書僕射房玄齡（五七九～六四八）、國子博士朱子奢（？～六四一）建議「武德中，詔釋奠於太學，以周公為先聖，孔子配享。……伏請停祭周公，夫子為先聖，以顏回配享。」可見得停止祭周公之昭書改祭孔子廟堂之事，為貞觀二年十二月後（註三），由此可知唐太宗修建孔廟完成應大概於此時。《庚子銷夏記》「廟堂碑為虞永興得意之書，貞觀四年（六三〇）碑成進墨本賜以王逸少，所佩右將軍會稽內史黃銀印。」故虞世南雖可能於武德九年受命，但立碑完成年推測為貞觀三至四年（六二九～六三〇）間，約為虞氏晚年七十二、七十三歲，晚年楷書之作。



西廟堂陝西本拓片



圖1 西廟堂陝西本碑石 引自《中國石刻大觀·資料篇六》

幅，每幅六行、每行十字。（圖二、三）
《石渠寶笈續編》（註七）記載七璽全，經查僅有題籤印記「守田」、「老拙」兩方、鑑藏寶璽「乾隆御覽之寶」（重一）、「懋

勤殿鑑定章」兩方、王澐收傳印記兩方「若林父印」、「虛舟」。於題額的右邊有蔣衡（一六七二～一七四三）題籤「孔子廟堂碑。唐虞永興書，內府宋拓。乾隆五年庚申（一七四〇）冬十有一月，紫荊圖加裝碑額三頁。江南寫十三經拙老人蔣衡題簽。」這裡據《御製文集》三集卷九記載，乾隆五年正好是蔣衡寫完十三經手稿，故此提及此事，蔣衡點出內府宋拓，於同年加裝碑額三頁，顯示碑額應是後拓加裱，使之完整。蔣衡並於《拙存堂題跋》〈廟堂碑〉記錄「虞伯施為智永師高弟子，觀



圖2 宋搨夫子廟堂碑 冊 幅前題籤及前副葉夾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此碑圓勁秀潤，內含剛柔與永師千文，故是淵源沕合，而伯施筆力稍縱，則時代為之耳。甲辰（一七二四）二月重臨此本至

唐拓與翻刻

原石據《庚子銷夏記》〈唐刻虞世南孔子廟堂碑〉「當時車馬填集碑下，毳榻無虛日。」故想像碑石渤損也是正常之事，唯唐石毀於何時？目前尚無確切的文獻記載。爾後，存世之碑有兩碑，其一為北宋王彥超（九一四～九八六）重摹，安祚（生卒年不詳）（註四）刻字的版本。如《陝西通志》、《金石文考略》等文獻上提到的「五代翻刻」，即是指五代十國後周跨北宋的王彥超，後人亦多稱北宋，均指王彥超的重刻本。

至於王彥超是何時翻刻此碑呢？碑文中最後一行「推誠奉義翊，戴功臣，永興軍節度。管內觀察處置等，特進檢校太師，兼中書令，行京兆尹。上柱國瑯琊郡開國公，食邑四千五百戶，食實封一千三百戶。王彥超再建，安祚刻字。」中的「永興軍節度」、「京兆尹」官職來看，對照《宋史》二五五卷所載王彥超「宰相李穀征淮南，以彥超為前軍行營副部署，敗淮南軍二千於壽州城下。吳兵水陸來援，穀退保正陽，吳人躡其後。會李重進兵至，合勢急擊，大敗吳人三萬餘眾，追北二十餘里。還，

改京兆尹永興節度，六年（九五九）夏移鎮鳳翔，恭帝嗣位……」、「未幾，復以永興軍節度。……乾德二年（九六四）復鎮鳳翔，三年（九六五）丁外艱起復，開寶二年（九六九）為右金吾衛上將軍判衛仗事」對照《宋史》二六二卷〈李穀傳〉二年（九五五）冬，議伐南唐，以穀為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，兼知廬、壽等州行府事，忠武軍節度王彥副之，韓令坤以下十二將率從。」可知王彥超於顯德二年和李穀征淮南大敗吳人立功，任京兆尹永興節度，開寶二年升為將軍。

於此，〈王彥超傳〉記載的顯德二年尚為後周之年號，恭帝嗣位後隔年，宋太祖趙匡胤（九二七～九七六）即位，開始北宋年號為建隆元年（九六〇），故此有改朝換代二度任職永興節度之意義。正好與同為王彥超之刻的紀年記事碑拓本〈宋建隆三年重修文宣王廟記碑墨拓本〉軸上面記載最後文字內容相同，不管官職和記載事蹟，幾乎可以推斷兩碑之刻時間應相近於建隆、乾德（九六〇～九六七）年間。之後，此碑拓本稱為「陝西本」亦稱為「西廟堂本」，現存於西安碑林第三室。（註五）目

前存於世者，多為王彥超重刻的陝西拓本。另有一碑在山東城武，為「城武本」亦稱「東廟堂本」，關於此碑有兩種說法：元至元年間（一三三五～一三四〇）定陶河岸崩決時出土，一說為元至元年間重摹，一說為摹刻時代推測為宋代，現存於成武縣農家穀倉。

此外，傳世公認最早的孤本，有四寶之一美稱為李宗翰（一七六九？～一八三一？）舊藏本，目前收藏於日本三井美術館，多數學者判定同清翁方綱（一七三三～一八一八）所云，為唐拓本和陝西本、城武本混入的剪裝本。（註六）

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拓本〈宋搨夫子廟堂碑〉冊推介

王彥超重刻原碑高二八〇公分，寬一一〇公分。碑文三十五行，行六十四字，楷書。（圖一）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拓本，以下簡稱院藏本，文物統一編號為故帖〇〇〇〇四一，剪裝本，為揭後剪裝成冊，本幅長二八・二公分，寬十七公分。碑額二開三幅，碑文內容計十八開三十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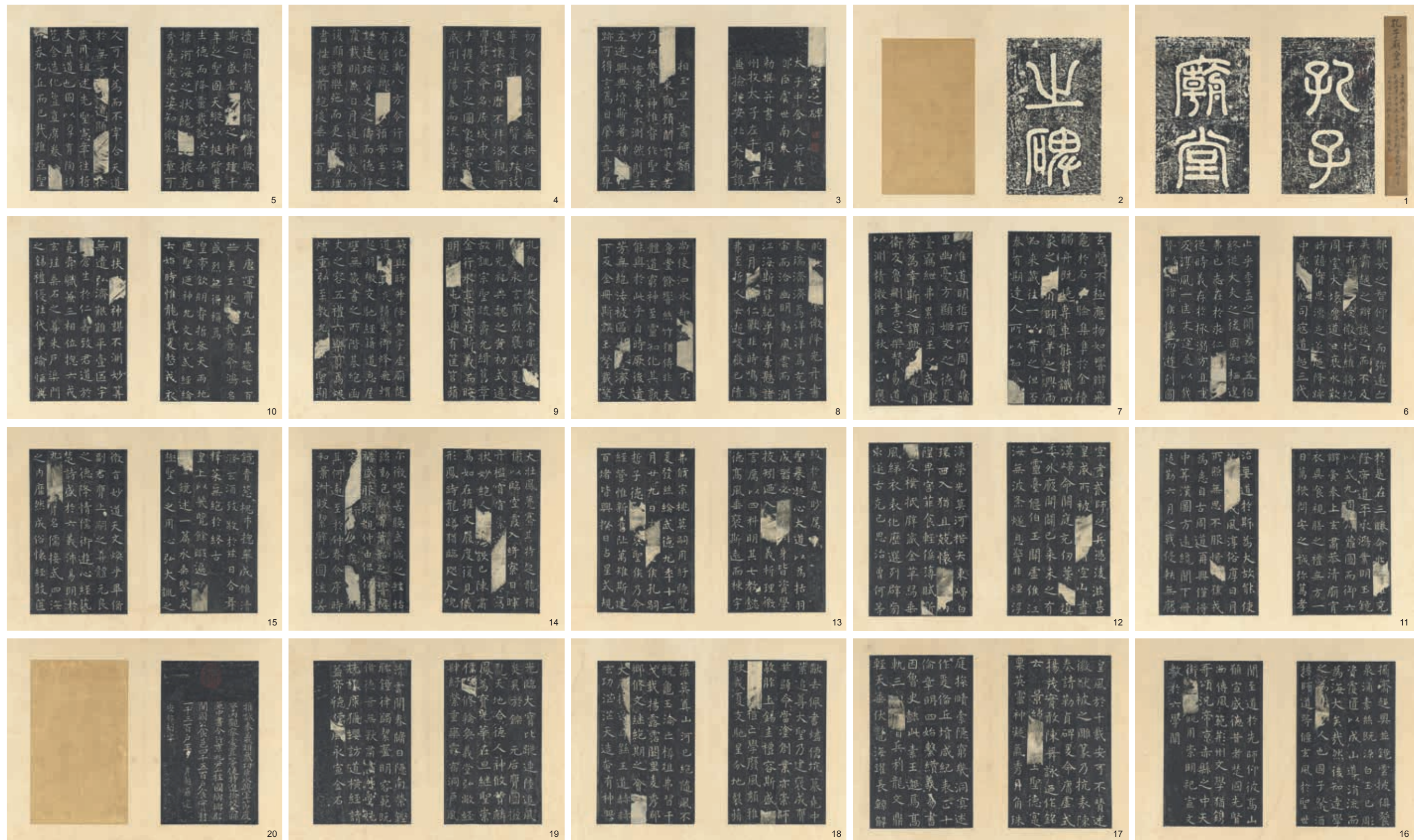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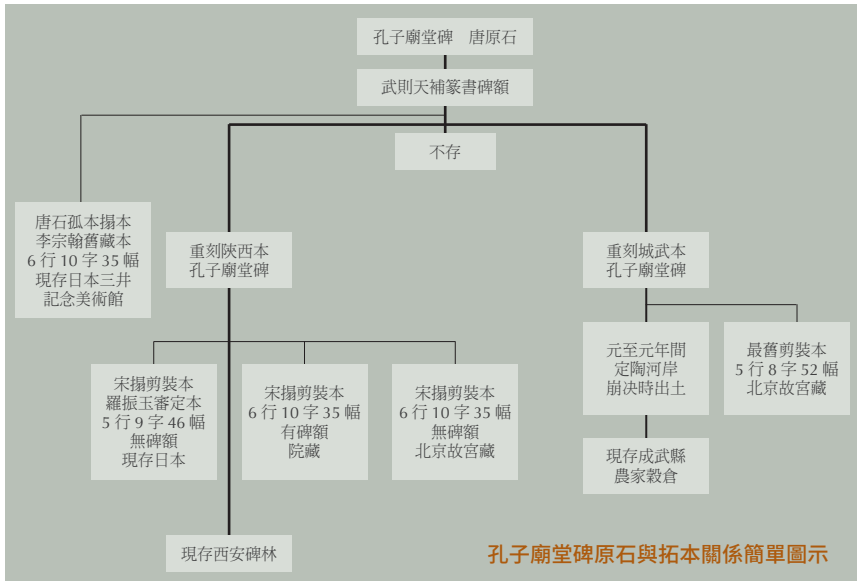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 宋揚夫子廟堂碑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埋在墨拓狀況不少，實見原拓尚可看見其字畫邊緣。一些筆畫轉折北京故宮藏本拓完好，而院藏本稍有缺失。不過，墨拓時的一些氣候、人爲、使用器物道具、紙張等背後小因素，影響拓本的品質，也是應



二十有六頁，病幾危，六閱始平足成之，助我見聞藉虛舟，不敢忘也。」可見得蔣衡於五十二歲即臨過此碑，也拜讀過《虛舟題跋》，對此碑亦有高度的讚賞。（註八）

此外，院藏拓本有夾片於幅前：「宋搨孔子廟堂碑一冊。上等。」、「此王彥超重刻本。宋時已有殘缺，國朝王澐虛舟題跋云，以明內庫宋本校定，凡闕一百八十六字。此搨闕字與王澐所校本略同。」見圖二，此二夾片雖未署名，但可視為此拓本版本討論的一個基準。

篆書碑額

〈宋搨夫子廟堂碑〉冊額題「孔子廟堂之碑」六字傳爲唐睿宗篆題。《虛舟題跋》王澐考云：「碑本無額，至則天時，始命相王旦爲之額。相王旦者睿宗也，睿宗爲高宗第八子，以龍朔二年（六六二）生，則當貞觀七年睿宗尚未生，故知書額之當承則天命也。按舊史，帝以聖曆元年（六九八）則天封爲相王，仍改名旦，授太子右率衛長安中並司徒右羽林衛大將軍，碑稱司徒，則承命書碑額，當在長安中。」

唐刻本碑末故有長安三年（七〇三）太歲癸卯金四月壬辰水八日己亥木書額二十一字……」（註九）因立碑之年唐睿宗尚未出生，又長安中唐刻本碑末的年號，故碑額應非唐睿宗篆題，而且聖曆元年武則天封爲相王（名旦）一事來看，應於武則天長安三年補上，可能於此又有唐碑翻刻一事。後面又載：「原額爲『大周孔子廟堂之碑』八字，宣宗大中五年（八五一），國子監祭酒馮審奏請琢去偽號，從大唐字，今額但有『孔子廟堂之碑』六字，無『大周』二字，蓋承宣宗時所琢去者重刻也，相王旦款仍存者，以是睿宗御書故也」點出原爲則天命也，因從大周，至宣宗時接受諫言琢去大周二字，故現存碑額僅剩六字，後面又留相王旦款，讓人誤以爲是睿宗御書。

斷代

依明都穆（一四五九—一五二五）《金薤琳琅》所載：「右唐孔子廟堂碑，虞世南撰并正書，在今陝西西安府學，乃宋王彥超翻本，字之缺者凡一百七十有九。予

一同考慮。除此之外，兩本在裝裱的行數、開數、頁數皆同，只有第四開第八頁第三行至第六行文字稍有錯開，但於當頁第六行又歸整，算是很特殊的一個現象。

最末款刻頁兩本字數行數又略有不同，但均於一頁完成。這些狀況，可以大膽假設兩本也許有參照之可能，或由於當時有參照範例的一個狀況，羅振玉本的裝裱又相去甚遠了。（表三）

小結

孔子廟堂碑之所以讓後人看重，除了原立碑爲歷史上大興儒學的關鍵時間點之外，看到唐代停止祭周公之詔書，改祭孔子廟堂並立碑修葺之事，比對出重新翻刻碑的可能時間點，此碑也是一個重要的唐楷書風代表。院藏本與北京故宮藏本、羅振玉本比較，可以看出院藏拓本（宋搨夫子廟堂碑）冊的狀況保存良好，拓印精美並補有碑額，最爲完整，考究之下，與目前傳世最舊的北京故宮藏本的時間應非常相近。

作者爲本院書畫處研究助理

家藏舊搨唐刻，因參校以足其文。……」

顯示陝西拓本最早記載已闕一百七十九字，相互參校唐刻本補足王彥超的翻刻本，目前傳世陝西本甚多，然最早可見的陝西本宋拓本爲目前最舊宋拓南宋權場本（葉夢草藏本），爲私人藏本，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，以下簡稱北京故宮藏本。（註十）近年日本尚有一本傳爲宋拓陝西本，爲羅振玉審定的至精宋拓本，以下簡稱羅振玉本。並以此二宋拓本爲基準，針對〈宋搨夫子廟堂碑〉冊刻拓年代作一剖析。

首先，就此三本缺字作了基本的比較（表一），可見北京故宮藏本、院藏本的缺泐字數相同，羅振玉本全缺泐皆同，唯多三十四行「肅」字已泐。

接著，針對泐損狀態作比較（表二），明白看到北京故宮藏本、院藏本的狀態相當接近，特別十二行「流」、三十四行「肅」、三十四行「風」羅振玉本已模糊難見甚至無法辨識，相較之下應該晚於北京故宮藏本和院藏本。

墨拓狀況，整體而言，北京故宮藏本感覺筆畫較院藏本粗些，某些文字的筆畫上兩本皆有優劣，院藏本墨重、許多筆畫

注釋

- 王振遠，《中國書法理論史》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一九九〇，頁八五。
- （五代）劉昫，《舊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七，頁一二二。
- 關於李唐建國後師孔之詔書原委，詳細說明請見：高明士，〈教育、法制與禮、律的關係——以隋唐為例——〉，《東亞傳統教育與法文化》，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二〇〇七，頁一九九。
- （清）黃錫蕃，《刻碑姓名錄》卷二宋：「安祚，建隆乾德間刻唐孔子廟堂碑。」後註：「審按安祚疑即安仁祚，以仁字爲行輩或刪去仁字，故後安文琛或作安琛，安文晟或作安晟，諱亦是一人。」，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，考證目錄題跋類第三五冊，臺北：新文豐，一九八六。
- 路遠，〈西安孔廟舊藏碑刻敘錄〉，《碑林集刊十五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二〇〇九，頁二五一。
- （清）翁方綱，《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》，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二，頁一〇一。方若，〈夫子廟堂碑〉，《增補校碑隨筆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一九八一，頁四七七。
- 《石渠寶笈續編》第七冊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一九七一，頁三五七二。
- （清）蔣衡，《拙存堂題跋》，美術叢書四集第三輯，上海：神州國光社，一九三六。
- （清）王澐，〈唐虞世南孔子廟堂碑〉，《虛舟題跋》卷四，石刻史料新編第四輯，臺北：新文豐，一九八六。
- 表立雲，〈初唐二大楷書碑拓本比較——源流探求〉，《墨·二〇五號》，日本：藝術新聞社，二〇一〇，頁六七。

參考書目

- 養真書道研究会，《羅振玉審定·至精宋拓孔子廟堂碑·唐·虞世南》，二〇〇五。
- 同朋社，《中國石刻大觀精粹篇二二·孔子廟堂碑二種》，一九九二。
- 同朋社，《中國石刻大觀·資料篇六》，一九九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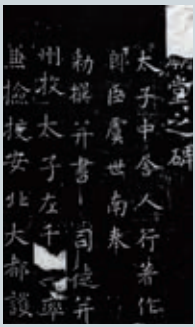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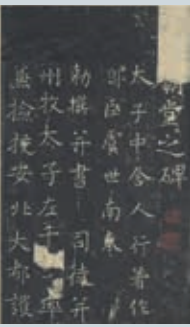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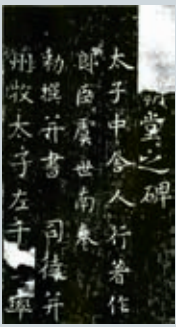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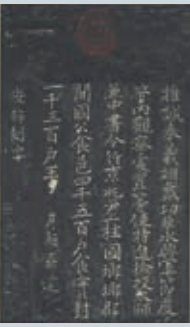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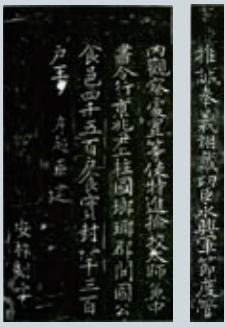
缺字行	缺字對照	虛舟題跋（以明內庫宋本正校）	字數	北京故宮藏本	院藏本	字數	羅振玉審定本	字數
17	圍席	○	2	○	○	2	○	2
18	地平天成	○	4	○	○	4	○	4
18	彼	○	1	○	○	1	○	1
19	犁穎厥角（梨興脗納）	○	4	○	○	4	○	4
19	街	○	1	○	○	1	○	1
20	夕惕	未錄	0	○	○	2	○	2
20	馭朽納	○（馭朽興脗納）	5	○	○	3	○	3
20	斲珣（鄧珣）	○	2	○	○	2	○	2
21	在膠雍	○	3	○	○	3	○	3
21	道德潤	○	3	○	○	3	○	3
21	神妙	○	2	○	○	2	○	2
22	有詔立隋故紹聖	○	7	○	○	7	○	7
22	倫爲褒	○	3	○	○	3	○	3
23	邃悠悠虛白	○	5	○	○	5	○	5
23	圖眞（模形）	○	2	○	○	2	○	2
23	功象	○	2	○	○	2	○	2
24	侃禮容仍觀衛賜不	○	8	○	○	8	○	8
24	而速神	○	3	○	○	3	○	3
25	該群籍乃製金	○	6	○	○	6	○	6
26	師多士伏	○	4	○	○	4	○	4
27	爲貴而弘道之由	○	7	○	○	7	○	7
28	黃道之側聿興壯觀	○	8	○	○	8	○	8
29	垂象川嶽成形挺生	○	8	○	○	8	○	8
30	川削弱六國從衡鶻首	○	9	○	○	9	○	9
31	有晉崩離維傾柱折	○	8	○	○	8	○	8
32	昌	○	1	○	○	1	○	1
32	唐撫運率	○	4	○	○	4	○	4
33	載	○	1	○	○	1	○	1
34	肅	未錄	0	稍損	稍損	0	○	1
34	風	○	1	○	○	1	○	1
	總計		186		○	192		193

表一 孔子廟堂碑缺字對照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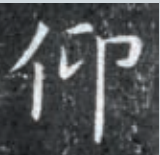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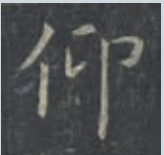
缺字行	缺字對照	虛舟題跋（以明內庫宋本正校）	字數	北京故宮藏本	院藏本	字數	羅振玉審定本	字數
1	孔子廟	○	3	○	○	3	○	3
2	牛	○	1	○	○	1	○	1
3	微臣屬書	○	4	○	○	4	○	4
3	功聖	○	2	○	○	2	○	2
4	商之業雖復	○	5	○	○	5	○	5
4	以立	○	2	○	○	2	○	2
5	黨栖遲洙泗不	○（5字）棲遲洙泗不	5	○（6字）黨栖遲洙泗不	○（6字）黨栖遲洙泗不	6	○（6字）黨栖遲洙泗不	6
5	窮	○	1	○	○	1	○	1
6	也	○	1	○	○	1	○	1
6	夫子膺	○	3	○	○	3	○	3
6	五緯	○	2	○	○	2	○	2
6	勝逢	○	2	○	○	2	○	2
7	感而遂	○	3	○	○	3	○	3
7	至仁	○	2	○	○	2	○	2
7	八代并	X	0	○	○	3	○	3
8	歷	X	0	○	○	1	○	1
8	附（俯）	X	0	○	○	1	○	1
9	危遜	○	2	○	○	2	○	2
9	適	○	1	○	○	1	○	1
9	寶	○	1	○	○	1	○	1
9	函	○	1	○	○	1	○	1
10	在	○	1	○	○	1	○	1
10	卷舒	○	2	○	○	2	○	2
11	於	○	1	○	○	1	○	1
11	故能使紫	○	4	○	○	4	○	4
12	既而	○	2	○	○	2	○	2
12	流波瀾	○	3	○	○	3	○	3
13	中道	○	2	○	○	2	○	2
13	漢	○	1	○	○	1	○	1
13	元始	○	2	○	○	2	○	2
14	匪一	○	2	○	○	2	○	2
14	廢興	○（興廢）	2	○	○	2	○	2
15	屬	○	1	○	○	1	○	1
15	蒸	○	1	○	○	1	○	1
16	興業	○	2	○	○	2	○	2
16	納	○	1	○	○	1	○	1
17	兆庶樂推（吹萬歸仁）	○	4	○兆庶樂推	○兆庶樂推	4	○兆庶樂推	4

行	字	①北京故宮藏本	②院藏本	③羅振玉審定本	說明
23	然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
34	肅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
34	讓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
34	風				③已模糊難見。

表三 剪裝本裝裱排列差異對照

	①北京故宮藏本	②院藏本	③羅振玉審定本
碑額	無	有	無
內文	18 開 35 幅	18 開 35 幅	23 開 46 幅
行列	每頁 6 行、每行 10 字	每頁 6 行、每行 10 字	每頁 5 行、每行 9 字
冒頭頁			
最後頁			

表二 泐損狀況比較表

行	字	①北京故宮藏本	②院藏本	③羅振玉審定本	說明
7	感而遂通				①②「通」字狀況相近。②「遂」字筆劃稍見①③已模糊。③「通」字右半泐損。
7	仰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
12	流				①②尚可看見字下半，②筆劃稍清晰於①，③已模糊難見。
17	事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
17	兆庶樂推 (吹萬歸仁)				③泐損狀況加劇。